

【王蒙】
【周梅森】
【王小波】
【韩东】
【朱苏进】
【阎连科】
【周大新】
【吕新】

《花城》杂志社选编
当代名家精品



花城

中

篇

小

说

精

选

我要吃掉你美丽的石榴美丽的苹果 我要吃掉你胜利的果实吐出有毒的颗粒…… 我要吃掉你美丽的脸蛋美丽的圆圈 我要吃掉你胜利的褒奖吐出丝网……

HUA CHENG CHU BAN SHE 花城出版社

《花城》杂志社选编

花城

中

篇

小

说

精

选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城》中篇小说精选/《花城》杂志社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3

ISBN7-5360-3472-5

I. 花… II. 花…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177 号

《花城》中篇小说精选

《花城》杂志社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番禺官桥彩印厂

(广州番禺石楼)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8.5 印张 2 插页 800,000 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500 册

ISBN 7 - 5360 - 3472 - 5

I·2863 上下册定价:45.80 元

如发现印张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花城小说选

中篇小说(上)

蜘蛛	王 蒙 (1)
沉红	周梅森 (64)
咱俩谁是谁	朱苏进 (140)
和平雪	阎连科 (185)
银饰	周大新 (230)
中国屏风	吕 新 (279)
障碍	韩 东 (347)
2015	王小波 (393)

蜘蛛

王蒙

王蒙故事新抄

那天晚上吃完火锅以后我去看望一位老前辈，老首长。在他家里看到一位戴着钻石戒指的老者，留着胡子，穿着粗线毛衣。我想他是自海外来的。我很惊奇，就像1966、1967年走到哪一家都会碰到一两个红卫兵，1978、1979年走到哪一家都会碰到一两位刚刚恢复名誉的“出土文物”……一样。这几年家家都有“海外关系”，包括那些三代贫农、根正苗红的“红色保险箱”里人物，也都称有个把港澳台的爹娘姑舅兄妹侄甥。

老前辈便介绍我是个爬格子的人。海外老者很兴奋，用新加坡电视剧《豪门内外》里的董事长腔调向我讲起了国语，挥动着他的钻戒，闪烁着金光钻彩，告诉我他的义女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说是一个作家，笔名美珠——说着他拿出了美珠的照片，艳若天人，惟不甚耐看——这次他到内地来，带来了美珠的小说新作，正苦于无路可通文坛，我却送上门来了。

钻戒、美珠、义女、玉照，这些符号引起了我不下意识的一些微微流动。俄顷，凝神聚气，抱元守冲，接过了散发着素馨花香味的厚叠稿纸，不卑不亢地矜矜一笑。正是：

妙语连篇海外来，文缘天定自安排，

—

祝英哲来到老板的家。

祝英哲是个年方 20 岁的小职员，中等身材，瘦骨鳞峋，圆眼睛，肉眼泡，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每天自然而然地躬着腰，一见大人物他的并不驼的背就会变得很驼与更驼。中等偏上的身体条件与下等偏下的委琐神态，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来到老板的家宅呢？

推开漆着蓝灰色油漆的侧门——正门不是姓祝的配走的，是一条狭窄的路，两面是花盆堆成的花山，白白紫紫，黄黄绿绿，红红艳艳，没有几步的路程因为花与盆的堆积而显得幽深。然后他拉开了一扇绿纱门，推开一扇乳黄色的木门，不知道碰响了哪里风铃，传出了丁丁冬冬的玻璃声，瓷片声，也略有金石之响。然后他走入一个弯曲的过道，过道两旁挂满了油画，画的什么祝英哲已难以分辨，只觉得色彩绚烂，线条强健，充溢着一种他所没有的对人生的拥抱的热烈。不知道是一束灯光还是什么光晃过他的面部，他的脸红了。

他走进一间紫红色的客室。天鹅绒的窗帘沉厚自信。落地座钟发出的嗒嗒声，寂寞而又威严。壁毯上呈现出一个长着山羊角、马蹄的美女。沙发的紫红色调子浓烈而又凝重。每一张沙发都像一尊大炮发射架一样雍容而且尊严。他走进一间洁白的起作间。洁白的墙壁，洁白的桌子，洁白的流线型椅子。椅背的形状酷似一些音乐符号，他一看那几把椅子就想起了五线谱上的 $\frac{f}{4}$ 。他被邀请喝一杯热咖啡，咖啡里兑了一点威士忌酒。空气里弥漫着咖啡与威士忌的芳香，弥漫着轻柔的音乐。铺在桌面上的挑花台布在灯光下泛出一些青光。一个花瓶，花瓶里有红、黄、白三色玫瑰。然后他又被邀请进入一间游艺室……然后他走进了花园。

祝英哲自己也越来越迷惑，越来越弄不清他是怎样获得了这种机缘，这种殊荣进入了老板的家，登堂入室。如果他只是奉老板或老板手

下的人的差遣去往老板的家送一件或者取一件东西，他至多能进入的是侧门边的传达室，虽然这传达室也比他自己的家更宽敞、更干净也更阔绰。他已经20岁了，但20年来，他甚至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他在父亲的床底下铺了一个床垫，说过夜安以后，他就像狗一样地爬到父亲的床底下去。有一夜他中途醒来，有三颗闪光的星星围绕着他的头颈，眨一眨眼他才看到那是三只对他极感兴趣的蜘蛛。一刹那他觉得那蜘蛛比老虎还要大，还要凶恶，蜘蛛身上发出的腥臊味也超过了老虎，后来他确认自己的家、自己的衣服和自己的身体，都散发着蜘蛛——老虎的气息。

难道他是受到了老板小姐、老板的独女——掌上明珠海媛的邀请？难道他的这副委委琐琐、精神不振、一脸晦气的样子能得到海媛小姐的青睐？只有带上一副魔鬼的狰狞面具以后，他才能容忍自己的形象，镜子里的牛头马面山羊角，要比他本人可爱得多。是的，他戴上了狰狞的面具，他参加了假面舞会。公司把“鬼节”定为自己的成立纪念日，或者说公司把自己的建立自己的生日选在“鬼节”那一天。每年的这一天公司都要举行盛大的招待会，然后是不分阶级地位财产头衔的假面舞会。当人们戴上了假面以后便获得了天国才有理想的平等。每人一个丑恶的掩盖自己的真相的面孔，这是真正的天赋人权。然而即使戴上假面以后，身躯，特别是两条腿及走路迈步的姿势，以及腰背直到脖子的后边，仍然显示着人与人之间的不能没有差别；即使只看臀部也罢，有的是那样辉煌、坚定、贪婪而又富于力度——那当然是科长、助理、襄理们的屁股喽，有的却又是那样暗淡、松垮、贫乏而又单调——那当然是出纳、打字员、电话生及清洁工们的贱臭之肉了。

那么，祝英哲的尖尖的、坐在沙滩上能坐出两个小洞来的屁股，怎么可能隶属于一种诱人的别有魅力的风度呢？

就是说，即使在鬼节那一天，在我非我的扑朔迷离的假面舞会上，他也没有可能一亲海媛小姐的芳泽。

那么，他是强盗般地破门而入吗？不是。老板家的防盗装置足以使任何强盗望而却步。他是忽然认了一个亲戚、一个大亨，经过介绍获得了与老板一家来往的荣耀吗？不是。他没有一个亲戚有信用去使用一个信用卡。他中了彩票？捡到了彩球？海媛小姐会不会有一种怪

癖，一时兴起就接见一个穷光棍，并且亲自给她倒一杯咖啡，又亲自把威士忌酒兑到咖啡里边去呢？

也不是。海媛小姐不像是任性的、神经质的女性，她的皮肤细嫩得如同奶酪。她的黑眼圈黑睫毛似乎吮吸着和她在一起的人的灵魂。她的举止和姿势使他目眩神迷。

他不知道他是怎样进入老板府上的，然而他知道从此他的生活他的存在变了样。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怎样来到世界上的，人也不知道他将怎样升入天堂或是堕入地狱。老板的府上就是天堂，他英哲自己的家就是地狱，而海媛就是上帝就是圣母。他惊叹他艳羡他迷醉于海媛的鼻子，一个女人怎么可能长出这样刚柔适度，润泽而又分明的鼻子。他回到地狱里，他想起天堂，想起上帝。他面前是一片荡漾的光辉，好像金色的太阳正从清澈的湖面上升起，好像一千只白帆在眼前驶过。他更明了了自己的地狱里的生活的寒伧、恶俗、黝暗。他呜呜地哭。他咀嚼着枕巾哭泣，以免哭的声音惊动了家人。他非常后悔没有在老板府上，在海媛面前大哭一场。在那里，哭并不触犯忌讳。他哭得三只蜘蛛也为之心酸。与他共同生活在父亲的床下的与他相好的三只蜘蛛也哭了，三只花蜘蛛泪光闪烁。他把三只蜘蛛搂到了怀里，与它们热烈地接吻。几个蜘蛛吱吱吱地发起言来，它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今天，去过老板府第以后，真怪，祝英哲竟听出蜘蛛语的道道来了。蜘蛛语近似古门伽罗语，区别在于它不发元音，只有各种清辅音与浊辅音连成一片。只要通过想象给所有的吱吱吱加上 o u i a e……等圆唇元音与非圆唇元音，前元音与后元音以及复合元音，蜘蛛语就几乎是可以理解的了。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词与特殊的虚词连接，使他似懂非懂，凭添了蜘蛛语的魅力。

第一只蜘蛛说：“人体们的衰微悲辣是崽子们自身存在的非可疑主义，我侪的此君友仇将能够成功威克托利巧克力朱古力巧克力一样的血，蜘蛛不是虎不是蜈蚣嗜血吃吃吃……”

第二只蜘蛛说：“太洞空黑洞无洞抽洞象洞了，吾侪要帮助友仇钻到洞里去，宇宙宙宙无难事，只怕没的蜘蛛……”

第三只蜘蛛说：“祝英哲哲英祝英祝哲英哲祝祝哲英哲祝祝祝狠下黑下杀下爬上噢噢噢当老板喽喽哲哲……”

祝英哲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确地破译了这三只思想深邃的蜘蛛的语言符号,他也不知道把这些语言记录下来再翻译成这里的通用语言以后是否符合原意,原意是否可以被理解;但他从三只蜘蛛的聪敏的论断中获得了灵感,获得了启示,他选择定了从今以后的人生道路。

二

老板仪表堂堂。虽然过早地谢顶,但是从后脑垂下的头发乌黑润亮,别有一种飘然不凡的风度,看来很像一个交响乐队指挥。他宽肩长腿,腰板挺直,只一站就有一种威风。他喜欢背着手踱步,也常常用左手叉起腰。他有一双精明的大眼睛,目光锐利逼人,当他盯着你不放的时候,似乎有两道寒气使你瑟缩发抖,但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的目光似乎是忧郁的。特别是他的优美的眼睑,秀丽得像女人,像那个特别走红的纯情明星。他好像是一架天生的商业机器,从17岁进入公司,28岁当上二老板,35岁当上老板,至今已经许多年,他过目不忘、计算精密、料事如神,一言一行都有一种数学的不可更易的准确性。都说是由于他的精明,由于他的择优择利而行之的无情决断,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倒在毁在他的脚下。当年有一位姘过洋人的女老板名叫鸭飞,她开妓院开舞厅开赌场,红极一时,人也极美。不知怎么回事鸭飞挡住了老板的公司的路。老板计算了一下,说是13个月以后鸭飞就会完蛋。果然,过了一年零一个月,鸭飞被挤垮了,她发作了精神病,进了疯人院。有一位专搞房地产经营、一毛不拔又素有扒灰恶名的土财主赵子善,与老板作了对,老板声明他只动一动手指玩一玩房地产,这回不用13个月而只是13个星期,张子善被整得破了产,跌了一跌,屎尿屙在裤子里,中风不语三年而亡。至于被老板和他的公司逼得跳了楼上了吊抹了脖子的人,也是数不胜数;一场又一场商战打下来,老板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失败的方面,每次总有几条命横着见了上帝。

最最被人窃窃私语的是老板的老婆,那是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据说曾经是一个教会大学的校花,用法语上演过小仲马的歌剧《茶花女》,

她扮演薇奥丽塔。于是人们称她为“薇奥丽塔”。有人说是婚后“薇奥丽塔”不能忍受那种被抛在一边的清冷生活，不能忍受老板的性格——老板连每周做爱几次每次几分钟都是经过优选而排列既定的——终于有了外遇，老板不能容忍就以精确科学而毫无痕迹的最优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有人说是“薇奥丽塔”端庄淑贞，决无任何闻之不雅韵事，她之得罪老板是由于她不慎把老板的商业机密说给了自己的娘家兄弟，使老板本来预定13天达到的目的用了39天即三个13天才达到，老板训斥了她，她受不住，自尽了。当然，也有极少数极少数被认为是老板的亲信、死党的人说，根本什么不正常的事也没有发生，“薇奥丽塔”的猝死是由于心脏病，或脑血管病，或是一种迄今在古今中外的医典中都没有记述与论证的怪病。

最有力的证据是老板的几十年的私生活的记录。妻子的死使他悲痛万分，他宣布他永不再娶。他把妻子给他留下的一岁半的女儿——就是那个有着极为可爱的放光的小鼻子的海媛——辛勤抚育成人，除了生意和女儿，他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开始几年有两个风骚美貌而且有野心的女人试图去接近他，试图进入老板的府第。老板的一本正经的冷淡比打她们几个耳光啐她们一脸吐沫还要令人难堪。以至于其中一位美丽的女性在老板的冰冷的钢墙上碰壁之后不长时间就进修道院做了修女；五年之后才还俗，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据说现在是在东南亚经营“人妖”娱乐行业。

然而即使这样严峻的铁一样的记录也不能封住流言蜚语之口。有着各种各样的关于老板的秘密情妇的说法，越传越离奇。其中一个版本说那个情妇是一只青蛙精，她长得像是蛙类中的世界小姐。另一个稍微现实主义一点的版本则说“她”是一位混血儿，是无国籍的世界公民，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驻扎日本的产物，是胜利与失败、白种与黄种、西方文明与东方屈辱的无间结合的典型载体。还好，还没有说老板有一个能致人于死地的情妇，来自外星，是外星女。

祝英哲未尝没有听到过关于老板的种种说法，成功者、大人物吸引着各种流言，就像鲜花吸引着蝴蝶鲜血吸引着蚊虫。以前这些流言从未引起过他的关注，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认同或是拒斥这些流言蜚语。但是，在他去了老板府第并在起坐间与小姐共进咖啡之后，在听取了三

只蜘蛛的教诲之后，他真切地体验到了一股对老板、老板一家、对老板的事业老板的府第老板的人格老板的智慧的油然而生的爱情。他爱老板，他爱海媛，他爱那些盆花、面具、壁毯、J形的椅子。他坚信老板是崇高的完美的无暇的。他为那种种不怀好意、卑污下作的流言蜚语而又愤填膺。

他为自己预备了几个笔记本。一个笔记本上写满他倾慕思恋想念海媛小姐的诗。他没有冒然把自己的诗拿给海媛，而是把诗与笔记本深藏在自己的破木箱里。两年以后，海媛小姐出嫁了，他仍然铁青着脸写献给海媛的情诗，他的脸越绷越紧，他拒绝了对于他的婚姻的任何关心，不论这种关心来自父母、师友还是异性。脸越铁青，诗写得越热越痛越动人。另一个笔记本则辑录老板的名言，其中包括：“失败即罪恶”，“迟到就是自杀”，“弱者只有在为强者垫脚时才稍有用处”，“做人难做狗尤不易”，“爱兔子就会变成兔子，杀鹰隼才能变成鹰隼”等除炎人口的警句。不但被大字正楷抄录下来，而且祝英哲为之画了插图。

第三个笔记本专门记载老板的业绩，他的洞察，他的判断，他的抉择，他的胜利。一个洞察接着又一个洞察，一个睿智接着又一个睿智，一个明晰接着又一个明晰，一个胜利接着又一个胜利。第四个笔记本则记着祝英哲对于一切不利于老板、老板一家、老板的公司的混账说法混蛋舆论的反驳，唇枪舌箭化为笔枪墨箭，祝英哲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把混账混蛋反驳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

祝英哲抑制住自己的一次又一次冲动，他没有拿自己的笔记本去给老板和老板周围的人去看，他没有故意去接近老板，没有削尖了脑袋去钻营一个侍候老板与老板一起出巡的差事，他没有挤人老板生日那天给老板送礼的队伍……他坚信时机不到他的任何冒失举动都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他必须坚持，他必须等待时机，他要走一条艰难的却也是必胜的路，这样对吗？他于午夜时分问。

第一只蜘蛛回答：“持持持持持……”（要坚持！）

第二只蜘蛛回答：“机机机机机……”（要时机！）

第三虫蜘蛛回答：“胜胜胜胜胜……”（要胜利！）

三只蜘蛛飞快地无规则地跑来跑去，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回旋加速轨迹。

三

就这样过去了一年,365天,又一年,又一年。

祝英哲默默地歌颂着老板,迷恋着老板的女儿。他的工作一丝不苟,他的生活清苦、严肃、甚至带一些神秘。他的脸上很少笑容。即使谈起老板和老板的女儿来,他直愣愣地瞪着眼睛,像是犯了癫痫病,显不出一丝快活来。

五年以来,他一直不苟言笑,似痴似癫地过着。从第六年开始,他开始把他积累丰富的语言和材料向老板以外的人宣讲。他到处讲老板怎么好怎么崇高伟大聪明智慧神奇勇敢机敏锐利善良宽厚……总之,一切人间的美德集于一身。他见人就讲他对老板的崇敬与热爱,胜过对于父母,胜过师长,胜过亲朋,胜过国王首相大臣,胜过苏格拉底孔子培根爱迪生爱因斯坦孙中山甘地,胜过上帝佛祖真主太阳神。他背诵引用阐释发挥老板的名言,含着热泪流着热泪谈论老板的预见性深邃性洞察性无爽性。看电影的时候银幕上只要出现一个英勇超群辉煌俊秀的人物,他就不顾嘘声而叫出来:“多像我们的老板!”或者“哪比得上我们的老板!”听歌曲的时候,只要男高音的升C音一出现,他也会莫名其妙地用哭音鼻音叫一声:“啊,老板,欧苏罗米欧!”他常常会凝神沉默良久而突然又哭又笑,周围的人关心地或是担心地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想起了老板的最新决策或最新警句或最老警句,十年前的警句正好用到现在,证明老板的智慧万日长青,历久弥鲜弥活弥有力。有时他半晌半晌地微笑自语摇头呻吟,问起来也说是因为头天夜里梦见了老板或是在某张报纸某本杂志或某个橱窗里看到了老板的照片。

开始时人们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肉麻,觉得不可理解,觉得他心理有毛病。但是他坚持不懈,不顾一切,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对象,见人就抒发自己对于老板的热情,宣扬自己对于老板的崇拜。见外人说,见家里人也说。你爱听他说,你不爱听你打断了他的话他也说。如此这般,慢慢地人们就习惯了,人们见了他就会相视而笑,那目光和笑

容似乎是在说：“瞧，又要向我们演唱老板颂歌了！”当他说起对老板的赞美的时侯，人们不再撇嘴也不再施以白眼，而是不住地点头称是。渐渐地，人们说：“祝英哲对老板可真是崇拜得紧！”“祝英哲对老板可真是没说的！”“说起祝英哲对老板的忠诚尊敬，全公司大小大小，他真是头一份！”甚至于愈来愈有人承认，“祝英哲对老板的感情，我们可比不了！”

就这样，从祝英哲去老板府第算起，已经是第九年了，祝英哲对于老板的忠诚崇拜，已经取得了公司内外的公认了。忽然，一位名叫朱大高的公司分部主任与他的亲信研究起一个问题：“祝英哲是什么人？祝英哲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员怎么会这样深刻地去爱戴比他地位不知高凡几的老板？例如一株小草爱上了蝴蝶，或是爱上了蚊虫，这都是可能的，因为它们有交往的机会，甚至一株小草爱上太阳或是月亮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当然承受过阳光月光。但是一株例如台北的小草，它可能爱上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吗？它可能爱上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红星或者纽约的自由神像或者埃及的卡纳克神殿或者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吗？不，那不可能，因为台北市的小草够不着这些山峰、建筑、圣地，它们之间不存在打交道的可能性。那么，反过来说，祝英哲这样坚持不懈、强烈热烈、楚楚动人地到处讲老板的好话，这不只能证明老板与祝英哲的关系非同寻常吗？会不会是老板派下来了祝英哲，以小小文员的卑微身份，混在公司的最底层，实际上是自下而上地监视他们这些头脑的忠诚和效率的呢？”

分部主任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探究与思考报告给了二老板，二老板只觉得如醍醐灌顶。太对了，我们这些傻子，怎么过去就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状况呢？老板是最善于掩饰个人感情好恶的，他从来不说他喜欢谁他亲近谁他讨厌谁他忌恨谁，不说也不透露，他也说过他的属员的奖惩升降，谁该奖谁该惩谁该升谁该降，他偶尔也发表一点看法。但这项工作他是交给二老板负责的，二老板提出名单、简况、奖惩升降理由，他批准。做批准或不批准的事他也从来不带感情，似乎奖励与惩罚并无区别，都是一项电脑程序。就像加法和减法，虽然二者走向相反，但都是一种无其他倾向的简单运算。当然，作为分工做这件事的二老板，他极希望知道老板的心思，极希望自己所做所报的名单恰恰符合老板

的心意,至少是没有哪个人的奖惩升降拂逆了老板的心思。他苦于摸不着猜不透拿不准老板的心思,他老是发现不了哪个人是老板所爱的,他好赶忙去提升照顾安排,哪个人是老板所恨的,他好赶紧跑去洽谈打击排挤。他知道以老板的地位,他是不能亲自去奖惩升降的,他亲自出面就会搞得不平衡,甚至会随之出现一股风潮,一次地震,一方面一部分人的感恩戴德与得意忘形,另一方面一部分人的怨气冲天离心离德。老板也用不着亲自发话,如果这样的事都需要老板发话,二老板三老板四老板直到第八号老板都应该统统炒了鱿鱼!好,说办就办,马上考虑破格提升祝英哲!

十天以后,破格提升祝英哲担任公司襄理的文件摆在了老板办公桌上。提升理由是:“深沉敦厚,才智过人,忠诚商业,任劳任怨。”二老板知道,这里决不能写别的。

老板先是一怔。有一位小小文员对他特别崇敬热爱的说法他不是没有听到过。他根本没有在意。他习惯于得到赞颂、敬仰乃至趋奉,却没有时间去品尝这种种赞颂趋奉的味道,更想不到应该反转过来感谢谁。他早忘记了祝英哲的名字。提升报表里所写的提升理由也使他迷惑不解,难道能写的这样抽象?有一项事迹没有?提升一位推销科长还得写明他做成过多少买卖,为公司赚了几亿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几块几角几分钱呢?何况从一个区区文员提成总公司的襄理?他已经提起笔准备批上“理由不足,退回”,甚至加上几句批评二老板的话,他忽然想起了祝英哲这个名字。女儿海媛对他说过,说那是个疯子,疯一样地崇拜他,还有她。

他放下了笔。他按了铃,秘书来了。他告诉秘书这件事要一周后再定。他要秘书在一周之内安排一个时间,他将接见这位被二老板推荐的年轻人45分钟,以他的经验与眼光,45分钟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足够了。然后他要秘书为他安排好,晚饭他要找女儿女婿与三岁的外孙一起吃,就在海滨那个法式餐馆,那里的生猛龙虾远近驰名。

晚餐他吃得非常好,尽管晚餐进行当中他两次离座接二老板与三老板的电话,喝完洋葱浓汤以后,他掏出电子计算机劈劈啪啪地按了一阵。然后他与外孙边说边吃。他指导外孙吃龙虾,津津有味,直到端上甜食的时候。

甜食他要的是用果酱和巧克力酱、奶油、鲜果、干果等在大盘子制作的一个蝴蝶，花花绿绿，十分鲜艳。当他舀起用黑葡萄干做的一只蝴蝶“眼睛”的时候，他向女儿问起了祝英哲。

“是有这么一个人，那一年他还到过咱们家……”

“他怎么会到咱们家？”

“谁知道，他好像是说，是您让他来的呀！”

“胡说……我什么时候让一个打字员进过咱们家门？”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反正都说他对您，还对我呢，忠心耿耿。达令，你不忌妒吧？”她转身去问丈夫。

“说不定是个骗子呢！”老板嗯了一下，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他想，应该告诉秘书，取消他与祝英哲的谈话。改由秘书悄悄察访一下有关祝英哲的一切。

饭后，他要女儿一家与他坐一辆车。女儿一家上了他的车后忽然他又建议同坐女儿的车。老是坐他那辆美国造的林肯车，他觉得乏味了，他想换一换。于是豪华的“林肯”由他的司机开着走在前面，女儿的德国奔驰车则由女婿驾驶。外孙坐在前座上，他与女儿坐在后座上。本来他的习惯是坐前座的，为了与女儿继续交换对于祝英哲的看法，他特意作了每个人的车上位置的安排。

车上高速公路没有多久就出了车祸，当急救车拉响着鸣笛开到的时候，女婿与外孙已经差不多断了气，他们两个人的头全撞烂了，红血白浆流到了车里车外与他们本人的身上脸上。老板与海媛也是满脸是血，但心脏都在跳动。

四

关于这次车祸，留下的也是一个众说纷坛的谜。从事故现场看，奔驰车与迎面开来的一辆装满冻鱼虾的冷藏车相撞。冷藏车的司机当场死亡，死亡的司机是海鲜货栈临时雇用的工人；有一种说法说是死者是赵子善的义子，赵子善就是当年那个扒灰土财主，被老板“动了动小指头”，破产中风吐血而亡的。义子实为刺客，车祸实为“吾汝借亡”的舍身谋杀，这是一种说法，证据是冷藏车违反交通规则侵占了逆行路线的

地盘。另一种说法是说这位死者非常胆小，他见了属于老板的紫红色超豪华“林肯”就慌了神，打错了方向盘。或问大型冷藏车怎么会开到最靠内的疾行线上的？或曰有意为之，或曰在同一个走向的几条线上换来换去，本不足奇。或谓责任在于“奔驰”前面的那辆“林肯”，“林肯”带着奔驰走，走到这一路段突然超大加速，达到时速 140 公里。又突然莫名其妙地急刹车，使开“奔驰”的女婿慌了手脚，女婿知道岳父对自己的“林肯”是最钟爱的，他是宁可与对面开来的车接吻也绝对不敢啃前面的车的屁股的。尤其引起轰动的是，就在交通当局对开“林肯”的老司机进行了长达 50 天的调查听证以后，老司机在一个晚上饮酒后发作了急性胰腺炎，死了。

老板与海媛送到医院急救，严重脑震荡，但医生认为无大危险。从二老板至八老板齐集医院，神情紧张严肃，这才发现，除了老板的这八名亲密助手以外，还来了第九个人，他就是祝英哲。

祝英哲仍然略拱着腰，委委琐琐，畏畏缩缩，他抬起头，不大的年纪脸上已经出现不少严峻的纹路。他的眼睛发红，目光里不但饱含着悲哀、责备，而且有一种深藏的怨恨与愤怒，他又谦卑又恶狠狠地看了众位老板一眼，那神情似乎在寻找老板的这次不幸事故的责任者，那眼光似乎在说：“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怎么照顾的老板？为什么你们好好地，老板却昏迷半死在这里！”众老板一怔，他们互相探询地看望了一下，闹不清为何祝英哲出现在这里。四老板打量了祝英哲一下，而且问了一句：“你，谁叫来的，谁叫你，什么事？”祝英哲脸上露出一个不易觉察的冷笑，他一声没吭，只是恶狠狠地正面盯视了四老板一下。然后他看了一下二老板，又把眼光移到别的老板脸上去了。

祝英哲的阴沉的目光使四老板打了一个寒噤。他当然已经知道了二老板关于提升祝英哲的呈报。知道有关祝英哲的一些说法。他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唐突。既然是即将升往襄理而且与老板有特殊关系的人，当然可以来。他问得并不理直气壮。有人叫姓祝的可以来没人请也未尝不可以来。而且很可能有人发过话了。不然，他怎么会用那么凶的眼光看自己？他一贯的形象都是一个哆哆嗦嗦的可怜虫。他接着看的是二老板。啊！是二老板关照他来的呀！当然，因为是二老板签署的提升呈报，是二老板最摸得清祝英哲的来龙去脉。所以三老板五

老板六老板七老板八老板都没有敢查问怎么祝英哲来了。是的，祝英哲的到来是破例的，是没有商议过通报过的。但正是这种破例，这种不商议，说明了这件事情的不寻常的微妙。他的独做出头椽子的查问，说不定会使二老板不快，说不定会得罪老板——等老板清醒以后，祝英哲怎能不向老板告他的状？还说不定在其他老板之中，他暴露了自己的偏低的智商与偏大的管理欲，说不定他也会引起其他老板的侧目。哦，他怎么这样冒失，他不是一生信奉“小心没错”、“沉默是黄金”的格言的吗？他脸色变得灰白，额头也沁出了汗珠。

二老板只是直感地判断祝英哲到医院来是有来头的。没有来头他怎么可能来？他的穷酸样子不过是伪装罢了，为了麻痹他们，为了监视他们。现在，老板昏迷不醒，他不能不露头，不能不出面了。说晚也还不晚，他毕竟是在车祸以前呈报了提升祝英哲的文件。车祸，这个车祸是何等蹊跷！对于这次车祸，他二老板以及三至八老板可有什么责任吗？我们表现的痛心疾首的表情够味不够味，可信不可信呢？会不会祝英哲以为我们是假做痛心，实则窃喜呢？当然，老板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大树，我们的恩师，我们的衣食父母！没了老板我们就没有了主心骨！但没了老板我就成了老板，三至八老板就会成为二至七老板——各晋一级呀！祝英哲岂会不明白这个使他二老板在老板出车祸的一开始便诚惶诚恐如坐针毡的恶毒逻辑呢？要不他怎么会这样看着我！四老板咕哝了些什么？莫非四老板已经挂上了钩，他在向祝英哲透露什么信息么？莫非四老板在显示他与祝英哲早有联络或早有默契么？这个脸瘦得像个螳螂，心眼多得像个精灵的四老板！

如此这般，祝英哲取得了与众老板一道参与处理车祸事件的位置，取得了参与与医院方面磋商抢救治疗事宜的位置，最后他成了实际上的公司长驻医院代表。别的老板都有大量的公司业务需要处理，别的老板也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私生活纠缠着自己，而祝英哲心无旁骛，一心为了老板与海媛。他注视着、监督着院方的一切治疗，遇到护理人员打盹的时候，他盯住了各种监测仪表。他提出各种改善病人的生活条件的要求和建议，病房的花瓶里更换鲜花，导尿器皿的选择与放置、注射部位的安排……一切的一切他都要参加。三天三夜，他没有阖眼，他的狂热的认真劲儿使医院上上下下不寒而栗。医院人员中也传开